



張震

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七日生

江西省修水縣人

台灣省立花園師專畢業

經歷／

國小教師三十一年

現職／

基隆市忠孝國民小學教師

作品／

曾出版「田園中的歡笑」「憂患意識的典型」「親
情淚」等得獎作品（散文集）。平時作品散見各報
章雜誌。

走過長河歲月

散文第一名 張震

在霜風裏，俯眺那岫谷蒸騰起蒼茫的嵐氣，那彷彿是自五千年文化的長流裏，蛻湧融滙的一陣煙雲，一種寂寞與寒冷，將我籠罩在意想的北中國情調下，我把帶有民族情感的眼神——含蘊著知、情、意的察照，投注在經過移情的悠悠天地裏，眼前景物頓時化為心底情。在一片迷茫與混沌裏，情意的直覺逐漸凝聚成一種民族的精神形象。中國人的原型自神思中透脫出來。在全幅原始性靈的激情雕塑下，湧出一種屬於盤古的神情與風貌。

沉坐在此緬想，藉著返鄉探親的情感衝動，溯時間而逆航，去檢視一下歷盡滄桑的先民。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一位民族的無名詩人，立在荒涼的四野裏，發出了原始的喟歎，照見了民族的真性情。這樣的空間架構，天地化育，萬物生焉。先民生活於其間，樸素的性情把天、地、人三才打成一片，渾然無分。整個宇宙洋溢著先民的情感。天地的光輝終於在人性的展露裏退潮，而人中自有天地。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民族萬代的聖人立在滾滾的奔川之旁，傷看時間之流永不回頭，流露出無往的慨嘆。然而當他夜夢周公，古亦成今。這樣的時間架構，寄其渺然神往的思情。這兩種架構互相疊印時，於人倫日用裏寓玄遠之思。古先民的神采，終於開啓了民族的五度空間，神奇的創造了一個流動的宇宙。先民在宇宙中的位分，已預示民族歷史的動向，創造了決定民族的命運，民族的性格，決定民族的悲喜劇。

讓我滿飲這盃生命的流觴，自古代多險巖的懸崖走下，則我不復更醉。我的眼光逡巡於歷史衣冠的潮流裏，

淹過眼腫的浪濤，自洶盡民族的風雲人物。在歷史的長廊隱沒，年代的彼端猶聽聞他們迴響如雷的鞋聲。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」。中國人的典型，在千古風雲人物留下的範式。當我們以沉靜的理智度觀，他們開出的生命理念與生活模式，已化成民族人文教的胚胎。在他們不朽的風姿裏，煥發出理想生命的無限光輝。春秋時叔孫穆子所說：「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」立德者，孔、孟、顏。立功者，文天祥、岳飛、鄭成功、史可法。立言者，韓愈、柳宗元、蘇東坡。或許這種概略的分法，不能概括這些千古人物的模式。他們充實著整個中華文化，使它更燦爛更輝煌，在人類精神的漫漫長夜裏激起不盡的迴響。哲人雖已日遠，隔著千古，我們在此緬懷，典型依在，我們猶可憑依。中華文化的精神大概就像長江吧！滔滔不絕流過萬代，在每一個炎黃的血脈裏貫注，而每一雙仰望的眼睛都有長江的流聲。

在現實世界的園地裏，民族先知的智慧潤育了理想的花朵。大地期待著那些偉大的靈魂。以他們全幅人性至善的光輝來春風雨，頑石竟然也脫蛻出精神的實在。在民族偉大教師的當機指點下，忽然一點靈光爆破，精神的夜空裏又多了一顆永生之星。精神的延續，並非遺傳工程學的事業，源於新盡火傳的傳遞。在那些民族教師的睿識與洞見裏，啓發了民族人行為導向的深層目的；那即是如何在現實經驗的磨折與探索裏，追求理想的完美，成其道德性與藝術性雙標圓融的完人。道德性著重人格的化成，此是孔聖深旨；藝術性著重生活的態度，此是老莊之意，而追求完美的基力來自墨家的宗教熱忱。孔、老、墨的契合無礙，胚胎出中華民族宗教的原型來。西方的神，中國稱「天」，西方的神活在人的心裏，中國的天則與人渾然同體。在中國的大地上，中國人理想的形象都是神的化身，在這座先知之城裏，漁樵耕讀各得其所，維持著安和樂利的理想生態，過著與世無爭的樂園生活。

霜冷逐漸浸來，我兀自在此抱著懷古的琵琶，彷彿見及曠代英雄的凜然相貌。那些民族英雄的身影昂然長驅地步入神話，隔著千古的夜空，雙睛彷彿照成不滅的烈火，在時間裏熊熊燃燒。英雄本質的動力，來自其理念強度的氣化，是集義而生，由率性的至誠撐架，貞定其性格的標向。誠作到極處，便是一死。民族英雄多在死中出生。在人性中最強烈的對比裏，很能凸顯民族英雄的精神特質。這個對比，就是生死。生而壯烈，死而莊嚴。生有正義之生、威嚴之怒，死有唯其仁盡，所以義至。民族英雄的特質凝縮在一句詩上：「人生自古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當荆軻懷七刺秦王，圖窮而七現，執七的手一伸，千秋凝為一瞬。在文天祥昭明其志的一死裏，見出中國人生命的悲壯與莊嚴，喚醒很多徬徨的民族靈魂。此應然之死，現出中國人崇高的道德主體，播響民族昏昧不醒的靈魂。而其抱帶血書，更確立中國人的價值取向。他的死，實蘊含著民族機運的再生。民族英雄的死，渾身充實著嚮往的熱力。民族英雄的向度與氣魄，令人謳歌。

寒風湧起煙潮，一人獨坐天地裏醉想中凝望著茫茫一片。煙潮遞邇而來，把岡城淹成霧中的孤城，天、地、人俱在嵐煙中隱沒。前也茫茫，不見古人；後也茫茫，更無來者，在靜默中自聽永恆神聖的召喚。而我民族的詩

情風發如神，自天地間超拔，那精神的狂飈捲入時間亘古的風雲裏。文學家常懷人道的理想，化為悲天憫人的濟世熱忱。眼中嚮往理想的歸宿，雙脚却泊在人世的泥沼裏。懷珠欲示，他們的眼淚流成千古的詩篇。這些民族的書生，負著整個民族的苦難，忍受詩神的鞭撻，脚印斜出一條民族的重生之路。書生的良心，是民族的路燈。當風簷展書而讀，詩心流入千古。書生的詩心，即是整個文化理念的化現。當他對天涯而作悲歌，吟咏中現出一條中國人象徵的靈魂。琅琅的書聲，知有多少家國血淚。如將其詩意凝固成理型，則化為民族精神結構的向性，是即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」的忠孝精神。而民族文人的氣節窮時乃現，頭顱擲處血跡斑斑，在民族正氣下噴出的鮮血，灌溉培育民族理想的花朵，當書生還繼續地走入神話，背負著理念的燈盞，民族的希望就投影前方。我不禁低迴著一些詩句，意興遄飛之際，吟聲朗徹天地，彷彿亦是千載詩翁，在岡上手舞足蹈滿懷詩情。

當我懷著一抹理性的微笑作歷史懷古的初航，却帶著拭不去的感性喟歎。

在歷史漫長的沙灘上，我們難以數清民族偉人雜運的脚印。那些盤古的化身，都曾參加民族的開天闢地，而從他們質朴的原始生命流出的人格，風化成民族人理想的典型。當今天他們已向歷史交付了美好的使命，民族的路仍是風雨路遙，我們欠缺精神的反省。我們如何自典型返照其背後所潛藏的原型。時間的舞台上，民族的歷史永不落幕。在臉譜與臉譜間，我可以契入民族那種不可言宣的情愫。而民族精神的象徵，當在民族人與文化意識的融合。當歷史典型的創造已成模式，於今我們憑自己的創造意志，滲入民族精神的江流，開創新的典型。飄嵐似夢，雄視的眼神似星，在令人神往的山河景色裏，閻閻的低問。中華民族是何等形相。中國人當擁有何等精神風貌。形式上的中國人好作，實質上的中國人難為。我憶起孟子所說：「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。」可見要達到美的靈魂，擁有高尚的理想，那「人」的境地已然十分遙遠。人的成色不足，即自人的懸崖往禽獸的山谷墮落。幾位哲師探究一生，終於慨歎：「為學不易，為人實難。」何況在人之上，要加限制的條件「中國」，要將文化精神的內涵充塞進去。就中國人的理想定義來說，它亦是無限性的道德理想，我們都要朝這個理想而美滿的境地揚鞭出發。

洶湧的思潮不斷地激打著心靈的孤城，盪起記憶的迴音。飛煙彷彿成雪，我想在大學聽課的記憶斷片裏，攀登民族精神孤寒的峯頂，校中曾有位老教授，我沒福緣上他的課，然有位學長敘述他講課的樣子，深使我感動。這位教授終年輒是一襲長袍馬褂，授課自來不帶講義，只是搖著一柄摺扇，花鳥山水的形相就自扇中透湧而出。他講述文學史時，古詩古詞隨意徵引，流口噴薄而出。他的態度是如此親切和藹，教同學在態度上馬上移情同感，彷彿進入古代文學的精神世界。他授課的神態使同學們的神經趨向中和安逸，而直覺地意識到，這是由五千年文化涵育出來的中國人的典型風範。校內也有位教授，自幼接受西方的學術教育，青年時響應抗戰的召喚毅然回國從軍，他的國語很不流利，濃厚的土腔夾雜著洋風味，但是他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子孫，因為他死也要將鮮血噴灑

在祖國美麗的土地上。血的赤誠是他對民族的告示，他選擇了一條中華男兒的應然之路。死是生命的大力，在死的精神裏，出現崇高的民族節操。中華民族的花朵雖然四海飄零，葉落還是終於歸根。歸根的精神逶迤成一道民族的哭牆，我見到向光的一面，它朝向希望，自每個民族人的眼瞳，湧出一種光和熱，將照亮風雨的前程。

在冷霧裏，我不禁自地笑了，笑得像大海一般。我理到；為中國人之道，雖在遠實又在邇。雖然很難達到理想的境地，我們却可以憑直覺的意識來捕捉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文化精神。在故宮博物院裏，我們曾見過很多中華文物，文明產物的背後，總是一種活的精神作推動的馬達。在中華文物裏，我們可以看出籠罩著一股和祥與愛。那種悲憫寬愛的精神，至誠不息的推動民族智慧與創造的活力，生生不息地轉著中華文化生命的法輪。當我們把眼光投射在人群裏，說不定那位長者的一笑，就藏有五千年文化的影子。他舉手投足，見他流出的竟是長江的氣勢，他談起時勢而滿腔憤慨，竟如黃河濁浪滔天。在每一個街頭巷尾，都看到中國人友善的微笑。儒家之道、墨家之道，流化在每一個角落裏。我曾在母親的眼眶裏看到中國人的眼淚，都有一種中國婦女的慈愛與寬切；在一位伯伯的唇邊我看到中國人的微笑，那是一種中國長者的謙沖與和穆。大地唱起黃河的長歌。

這是一座長城，一飛就成一隻長龍的歷史。我想起先民開闢天地的精神，彷彿盤古。從生命的基力流出的工作精神，來從事中華文化的拓荒。自純樸的民歌到玲瓏的詩、詞、曲等，我們的文化不曾歉收。先民的慧路相啓，在神光乍閃的眸中已啓現生命的標向。一代代風義相感，將中華文化的德業無限的傳遞下去。當精神的向性集中而融貫，已匯成一條不可抹滅永恒的文化江流，精神是不會死的，除非雜有僵屍的氣息，文化是不會亡的，除非不肖子孫自棄文化家當。每當民族的活力逐漸僵化，總有新的精神繼起為轉生之機，如四季之循環，日新文化的生命，而在變易中自有不易的悠久精神。一亡於元，二亡於清，都非民族文化理想的失敗，民族的本質所蘊含的生命力，可大可久，我們當有不移的自信。

風雨如霜，久坐亦彷彿成石，冥想中，任淹過來的野霧像驚起的潮浪，撞擊著心城，泛起的是年代的迴響。我的回憶，鼓動雙翼，飄然的飛回了我的童年。在田裏奮臂趣抓著蚯蚓，日頭落時自家門傳出母親溫柔的呼喚。童年多少事，都浮在眼前，透過回憶，我更深切地了解對母親的愛。亦使我了解對民族的感情正如同這種愛。其實透過回憶，只是經驗的啓發。這兩種愛都是源自起經驗的情感，在潛意識裏，我們就有返回太初的衝動，這些情感的鬚根，使我們獲得支持，不致在人的彷徨矛盾裏孤獨無助。

因此少年時酷愛傳統，非關盲目，不是迷信，有民族風味的東西總感分外親切，進而習讀詩詞，摩想騷人創作時的悲懷與興味，透過吟頌時的熱切情感，才漸漸地走入自己熟悉的心靈世界，憶起那時雖不羈留，但民族的觀念還頗能秉持得住。大學生涯，四年霜風霧雨的求學過程，雖未能誠懇向學，於大自然的景色所感觸多。尤其風靈雨秀，彷彿古國的澄墨山水，而雕樓深閣，也稍類古國的建築，常能激發多情的幻想。風靜雨停時，梢枝向陽，盪金的川水如帶，使人想起中原秀麗的山川。當風暴雨烈，雷響教室的玻璃恍如戰鼓淒淒，也莫非是百年來

風雨家國。我的生命，風雨的旋律，終於譜出了家國永懷的情懷。我的筆，揮起狂飈的精神，赤兔馬般地馳騁起風發的悲情，呼嘯著長城的歌謠。

野霧初散，眼前景頓時一清。不知何處起的和風，趨了歷史聯想的冷霧，我靜靜地站了起來。

民族氣運雖然遭逢劫數，却並非終其命數；民族氣機雖然遭逢危機，此危機實亦轉機，中華文化的常數畢竟應長應久。但我們尤須警記，今天的命運如果我們不努力奮鬥，誰也不知道明天的命運將是如何可怕的噩夢。自由的鬥士與飄零海上的難民，繫於我們的奮鬥。

岡風凜冽，吹得亂髮如蓬，我自山岡虎虎地走下，我的背後已無迷霧，兀立著一座沉著的城影堅忍不動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。

我回顧坐過的那塊岡石，已化作一陣狂飈，滿山遍野地呼應著風聲。我仰頭望著天空，帶著微笑，靜靜等著春雷響起。